

書

集

傳

書卷之十

陳大猷集傳

君與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自亮

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謂周公作

君與反

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與石公名。唐孔氏曰保太保也。

師太師也。○夏氏曰輔相成王爲之左右。○陳氏曰召公不

悅於居位以求去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

告歸蓋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

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

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唯恐無助私則唯恐不專公私之間

卅主所當深察也。愚曰召公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唯恐無助私則唯恐不專公私之間卅主所當深察也。

愚曰召公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唯恐無助私則唯恐不專公私之間卅主所當深察也。

愚曰召公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唯恐無助私則唯恐不專公私之間卅主所當深察也。

愚曰召公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唯恐無助私則唯恐不專公私之間卅主所當深察也。

君與

周公若曰君與弗弔夫降喪于殷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若曰說見繫廣○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

也而周召自相語亦曰弗弔說見繫廣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吝

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所樂哉○愚曰我不敢知其

基業永可信于休盛唯順上天輔誠之理而已○呂氏曰我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為也或降而不

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其終出于不祥而不自修者之意也夫必

必公非天也必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信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在久享小子自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愚曰冲子成王也在今我小子自非能自有所正於王其所

啓迪惟以前人之光明施於王而已承上承明德而言也

曰與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果承則言其體由光用則言其發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主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呂氏曰又曰紀其語之既終而復續也○愚曰天不可信我

道所行東陽馬氏曰道說惟以延長武王之德○無垢張氏曰受命

者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天

必不用捨文王所受之命矣呂氏曰天固不可信惟又言所以終

油前人之意○愚曰石以天命主義之難保論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陶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保陟臣扈格于上

帝在成王時則有若保賢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陳則夫多廢棄所天惟絕佑命
則商實百王人罔不秉德明紙明恤小臣存族向約好威奔
走惟效性德稱用紙紙又破碎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上筮罔
不是爭

呂氏曰此章叙商六臣之烈勉召公奭前人也○唐孔氏

曰時則有若言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時異而號別

說曰大甲○杜氏曰伊尹與伊衡一也亦保之異大甲○呂氏曰

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保德

臣宅之佐太戊陳氏曰湯受夏之初其臣已有臣宅自湯至太戊

後復見於春以賢輔賢其治化克感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

其編禮包含言意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意之則謂之帝九書

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

分伊尹佐湯則格天佐太甲則格帝非尹治化不若前日太

甲則不若湯也。巫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故不置於伊陟、臣扈之列而止。言其又王家也。○孔

氏曰：祖乙太戊之孫，聖賢咸子。○呂氏曰：武丁舊學，其盤

捨傳說而舉盤者，盤源而說者也。王氏曰：高宗相傳於時已大過人，自有其盤之力也。

王氏曰：巫賢，其盤猶惟此伊尹、伊陟、臣扈、巫咸，以有所列陳

以保治有殷。斷安王氏曰：此與巫王家不相似。○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

○呂氏曰：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

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實六臣之力也。○愚曰：純篤

至也。○張氏曰：佞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孔氏曰：商

家百姓皆實。○王人說見說命。○孔氏曰：其王無不持德。○

張氏曰：明所以致其察，恤所以致其憂，以其分別善惡，故謂

之明以其憂，在得人，故謂之恤。○葉氏曰：小臣左右近臣也。

○呂氏曰：舜侯甸，潘辨之侯服，甸服也。葉氏曰：言小臣則大臣可知，言侯甸則朝聘可知。

知○愚曰人君既皆秉德而臨小大內外之臣況內外小大之臣咸皆奔走惟於此惟有德者稱舉而用之以治其君事君臣務德彰信兆民凡有軍事四方如上筮之神則民罔不信之罔不信之謂不疑也六臣上致天休下實民生中成君德又召天下賢俊使以道德薰陶庶民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及至安可不景行行止而欲去乎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破亂明我新造邦

愚曰當於理之謂平極其至之謂格○呂氏曰平則常又有壽之理○愚曰德格則與天流通必得其壽○呂氏曰前章序湯而下君臣各盡其職蓋平格之實故天保安又治壽殷之祚○孔氏曰有殷嗣子紂天滅之而加之以威○呂氏曰天保又有殷如此紂乃驟亡况我新造之周天命未與乎今

汝留而為周家永久之念則天命可固其治新亦明著我新

造之邦也張氏曰國者所以治之也明者所以明之也

公曰君薨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與曰叔有若闕夫於表有若

散素祖宜生有若素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蠶敷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敕命哉

愚曰禮記緇衣舉此寧王之德作文王之德今從之下文文王

可上文知○呂氏曰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所以公則文王之德而我其密然之

而進其緇熙之學又王之密然維綱也上文帝之勸申勸非德有節

謙其衷也○王氏曰申勸勸勉也上文以集大命於其躬命者德

之致也文王勸勉為之特而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

和有夏太和實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主交氣充

塞和則愆矣故文王修而復之蓋修己之和而推之諸夏也

東漢馬氏曰修之度不齊和之數不齊○孔氏曰文王亦惟有賢臣之助號國叔

字文王弟膠散泰南宮皆天宜生顛括皆名○呂氏曰五

臣可謂盛文王猶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於此導迪常教故

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此乃望道未見之心也○王

公又謂若無此五人往來於此以迪常教則文王豈有德降于國人也○孔氏曰文王亦如殷家惟

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張氏曰殷有伊尹伊尹之徒故天惟維佑命主人罔不康

德今文王亦有九臣亦如殷時天惟維佑命德通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呂

氏曰迪見謂蹈履而實見冒謂冒上而升聞○愚曰言爲

天所見聞上言集大命天集之於文王也此言受殷命文王

受之於天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呂氏曰武王繼世文王五臣一人先沒惟此四人尚蹈有祿

位言故老猶存林氏曰死者無不歸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

先和口通如聞曰冒聞將曰劉殺將難曰劉殺將劉其一知其○孔氏

至大其用極其效味若後世不出天下入安於小成之謂也曰劉殺也謂誅紂○呂氏曰四人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獲

冒之所及大盡頌武王之德言德教達于四海也於文王稱

其原於武王論其效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劉殺五人

事太甲伊陟乃尹臣意非湯舊臣即被世臣巫咸或曰賢世為大臣

甘盤亦之舊臣以禮成丁周公既葬自世臣舊德故武王世不及傳

說文武世不功太公周公劉殺乃公今在予小子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頭其濟小子向未位誕

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反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愚曰詩云就其浚矣泳之游之大川不可游游則必求所以

濟不濟則有沉溺之患。○唐孔氏曰：今重任在我小子之身。

譬如游大川，我往與汝，實其共濟。

新文王曰：一夫不獲，則道重有

至雍，經游大川。○

○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愚曰：成

王雖親政，然尚勿冲與，未任位同。汝當與我協力輔之，大無

專責於我，而欲自去。○孔氏曰：考造德老成之德也。鳴鳶，鳳

也。

諺曰：其德如鸞，鳴鳶。

○呂氏曰：時周方隆盛，鳴鳶在郊，詩

言鳴于高岡，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勗，勉成子所不

逮者，德遠引不降心，存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任郊之

鳳將藏而不鳴。○愚曰：况能進於極至乎？

新文王曰：王初

為周人受命之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勗，勉成子所不逮者，德遠引不降心，存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任郊之鳳將藏而不鳴。○愚曰：况能進於極至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獻，裕我不以後人迷。

愚曰：周公歷述殷周世臣之盛，勉召公大視此以自安。○呂

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後稷之勤以乘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苟繫身而去不為社稷長慮則袂墜之甚告君謀為實俗為久大之規模謂成口召公不為以我終不獨善善後謂周公迷亂

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

謂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

謂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

光○愚曰右四章以殷六臣周五臣事業勉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實乘

茲天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

愚曰乃詰辭○蘇氏曰此前人指武王也○孔氏曰偶配也

張氏曰歸者天之偶也

○呂氏曰前人宣布其心乃悉傾倒以命

汝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極陳氏曰使民其命之

辭曰汝明勉以偶配輔佐王壽張氏曰明則不命之大者如

此召公在至誠乘此天命○愚曰乘載也猶負荷也召公

武王付托之大命而不墜，魚豢王眷湯之厚德而不忘，爲我周家大承當無窮之孤，善長聖文武以感之使留也。武王曰：召公同夢，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宣前人有其心，勝以所故也。三公以爲民懼，且曰：彼明易，曷謂王并力一以承大命，命之老之權，三以不承無疆之身，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天下乎。

公曰：君在口，汝朕允保，曷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自息侯大不吉，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曷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一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豈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入于不時，嗚呼篤，渠時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冑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新安王氏曰：古人質直，故周公於及及，或曰：君或曰：汝曰：保則稱其官曰：曷則稱其名。○呂氏曰：所告汝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王氏曰：大不吉，大亂也。○愚曰：汝其用力於敬，以我監觀殷家喪亡大亂，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予不以天

為可信故惟若此

呂氏曰力只公之權

○孔氏曰襄因也○

嘗得其然復之○重則倚於復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故周○愈其幾而微以攝存之功也

○孔氏曰襄因也○

呂氏曰子固每惟曰周家之治實因我二人而已○蘇氏曰襄

成於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其有合於此哉汝亦言

曰是在我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我二人

將不能勝○蘇氏曰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為憂也

○呂氏曰周公言汝若懼滿溢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

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

惴惴欲去若他日天下無事在汝遂讓此後人於大盛之時

則吾不汝繫也○蘇氏曰今日未至於盛大未有後民可謂則之公

任其事則○愚曰周公極嘆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

能至於今日之休然文王之功猶有未備我欲以勤而感成

之○三山陳氏曰大覆冒海隅出日之地際天冠履極地所

載日月所照無不悉從俾使則文王之功始成

漢書曰漢高祖王莽皆道

之發則其明治效未之其然也

○呂氏曰如此始殷誓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

始可謂之不時可以遜於後人而去也○愚曰右二章以文

武留之

○曰君子大惠若茲多誥乎惟用聞于天越民

○愚曰我所以不順汝主意若此多誥留汝

者我惟哀乎夫及民也蓋召公去則天命替民生失所此周

公之所畏也

林氏曰天休與至一人無則則召公之憂之而聞天休

天下之計故召公以爲道其

○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敬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

用治

○呂氏曰召公之欲去見民之用无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也

故謂君諸羅之久惟汝知民德亦罔不能其初鮮能方終耳

惟其然可也其祗順此諸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而去也○

愚曰右二章復以天與民留蔡氏曰二章言天命民以工民

民德○林氏曰召公魯寧蒞疾相勳主其終成王之世猶在何爲於周公歸政之初乃不悅而求去蓋大臣之用不在天下而然有請於安一身周公留則已足以任經綸之責矣不必求也

蔡仲之命

周書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說見下文○林氏曰踐猶履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止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韓亦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以車七乘編註降霍叔于燕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蔡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氏曰冢宰首六卿總百官蓋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

相事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法周制每

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於一體也

曰大甲時伊尹以歸
保位更守則於利已然○孔

氏曰百官總已聽於天子謂武王崩時

詳見○蔡叔流言說

見金縢○愚曰三叔以叛叛今止稱其流言豈為親者隱著

周公之心也

蘇氏曰若管蔡不叛周
必不以流言殺管蔡

○新安王氏曰致辟用法

殺之也○夏氏曰周公東征即就商地致辟于管叔○唐孔

氏曰囚拘繫也○孔氏曰鄭鄰中國之外地名○呂氏曰蔡

叔罪輕於管叔故不殺而囚之○新安王氏曰霍叔罪又輕

於蔡叔故削其爵土降為民伍去其屬籍不與兄弟叙齒

曰齒歸也○或曰齒而齒之
則不齒謂不得與諸侯之列然有車七乘二年而復國不終絕

也○夏氏曰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謂以出車一乘之地於出之國

也○以季之○樂氏曰詩言閔管蔡之失道傳言一叔一小叔康諸言或

王伐管叔蔡叔而不可○孔氏曰蔡仲叔之子○林氏曰庸常祗

敬也○張氏曰德出於所性謂之德○左傳曰周公舉以為己

鄉士○唐孔氏曰周公為畿內諸侯立二卿○呂氏曰周公成於

三叔之刑空而仲庸用敬德則可釋之○樂氏曰管蔡而與

禹周公四蔡叔。而命仲一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權則曠在而

輒立衛是以亂故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而周公

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葉氏曰乃命諸王請命於王也。

孔氏曰蔡在淮水之閒。蔡氏曰仲不別封而邦之蔡者不

絕叔于蔡也。前安王氏曰蔡叔之封。林氏曰蔡叔有罪。

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之賢則封之不因父而棄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去克慎厥猷釋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

王若曰哉見盤庚。呂氏曰書雖王命實周公之意。孔氏

曰胡仲名。愚曰呼小子胡早而親之也。率德循其固有之

德也。改行改其父之行也。呂氏曰其善不德言其本然於惡。呂

氏曰仲能如此是克謹其道塗轍不差也。孔氏曰肆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土在周之東。孔氏曰即就乃汝也。愚

曰對者累土以爲疆界之識。○呂氏曰敬我者欲其毋失此心也。

爾尚養前人之德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呂氏曰周公不忍兄弟之惡播於天下故堯仲庶幾能蓋之

○漢說見禹謨。愚曰善事君爲忠善事親爲孝忠孝者首行之冠冕萬世之軌範也叔之術在於不忠不孝故無以開國貽後仲務盡忠孝進其業武自己作古克勤無怠垂法後人則父之德可以垂矣。呂氏曰斯須之念爾或不在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原也。

率乃祖文王之德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愚曰以祖爲法以考爲戒。愚氏曰文王之訓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呂氏曰憂安樂者病於肆憂患者病於拘肆者困當備括
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祗德
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仲
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
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
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當博
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萃於文王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當並
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決矣子以

而致善難不一若在所可謂自足以發若何以同哉此刑以無一善
之不可為也

同哉此刑以無一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張氏曰人情常勤始而怠終能謹其初又惟其終則終以不
困不惟厥終則終以困且窮矣困有時而通窮則無復通

也。○愚曰：仲率德改行，是能謹初矣。今既就封，故以惟終勉之。

蔡氏乃收績睦乃內鄰以證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勉汝所當致之功，勉汝四鄰之國，蕃昇王家，和協同

姓之邦，康濟小民。愚曰：康濟小民，其文也。治其有難也。五者侯職之所當盡也。○愚

五事各
有次序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

人汝嘉。

呂氏曰：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自中，則無過不及之失。

○愚曰：作聰明，謂穿鑿以為智也。○呂氏曰：舊章，蓋文武典

憲布在侯國者也。平賞，人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

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肯於速而貴於詳，邪說常乘忽遽之時

而入，惟詳其視聽，安在審言，是非畢見，故詳者聽覽之大以

也。○愚曰側言邪僻不正之言也。度規矩法度與側言正相
反。舊章常度即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己之私智外不改於人
之私言則侯職盡而子則嘉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愚曰荒不治也棄不守也。○呂氏曰仲虺棄棄王命者地之
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呂氏曰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多士言昔朕來自奄今復
言伐淮夷踐奄是成王即政後皆再叛也。○孔氏曰踐滅也。

百八曰踐蓋踐其
滅鄭美自公下朝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召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呂氏曰按奄力三加兵矣長惡不悛故
遷其君以繼文移之。

多方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伐奄見成王政序宗周誥見召誥○唐孔氏曰成王歸自奄

在於宗周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咸告天下

史叙其事作多方

蘇氏曰三誥素稱善論善常怪周取殷之易讀大誥至多方又怪周安殷之誥多方如告不止殷

人乃不多方之士是不心服者米獨殷人也乃知湯以下殷七王之德不矣方紂之墜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復念先王之德及天下

下起於人白膏火中此即念殷先哲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應之而莫能禁也夫西漢道德不及殷德矣然王莽公孫林之

徒然不能使人忘漢而光武成功使周無周○呂氏曰多士與多公則周未可保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散去也

方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

多方為畧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

詳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矣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誥終於此篇故發倒於終以見大誥。康誥諸篇九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居攝稱王蓋未嘗考此。猷說見大誥。

新安王氏曰昔四國告多方。四國說見多方。呂氏曰主於殷民而生多方何也。二監奄相撻而起驅窮者廣矣。雖平殄然餘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故漢江大號歷序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多方咸與聞之大

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蓋在於身

即武王曰自武王出紂乃成王即此所以拜者有思少天下諸侯

多見殷之舊國其六未服周家山巖命君臣拆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終合以無二心也語雖重言吉天下意在殷之

國書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

實念于祀

新安王氏曰：侯謂武庚武庚立居殷地故曰殷侯。愚曰：我周誅討殷命已絕而立武庚為諸侯以長其遺民是我大降與爾之命而使之更生爾多方所共知也。呂氏曰：武庚與殷民獨迷不悟大肆計較以圖求夫命總作歸與侯不亦遠哉！念於保宗祀之道以自滅亡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深示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

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穉逸不肯懲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國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誅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茲罔不懌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勅二日敘剝割夏邑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之所奪非

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予奪者
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謹於奉天以順天命不可有他
志也。王氏曰惟帝降格有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同。呂氏曰桀大其縱逸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口况憂民
之實乎。張氏曰淫言其行之過昏言其心之迷。葉氏曰
曾無一日勉于帝之所迪帝之迪謂上所言降格也。薛氏曰
天道乃汝所素聞。呂氏曰桀不順帝命而以私意圖之是
逆天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
命反抑塞注民之所依何異却行而求前乎麗民所依也若
依於仁依於賢依於衣食之類皆塞絕之。夏氏曰桀乃反
大降酷罰增崇其亂於有夏之國。陳氏曰甲始也。張氏曰
奸爲。呂氏曰原其亂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嬖是也。蓋其
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探其根言之也桀之心既

盡自雁悻虐不能繼承其弊。○王霸曰進善也。○新安王氏曰洪大舒緩也。言桀不能大惟善人是敬以寬裕其民。○呂氏曰軍權夏民之貪叨於憤者尊用之以戕虐邦邑。

重以傷民則於前首嚴刑以殺民命。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于天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林氏曰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孔氏曰時是也。○愚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至桀既失君德天於是求民主故降顯休命于湯使刑殄有夏刑者伐其國殄言絕其緒也。○孔氏曰民不得不振于湯湯不得不受民之緒也。○孔氏曰天力為之我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孔氏曰純大也。

○呂氏曰天之不畀於桀大矣然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愚曰義民賢人也賢人本能使其君求受眾多。

之奉享而桀不能用之賢之在下者雖多何補是桀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求乎多享也。蘇氏曰桀所專用者皆大不能明保享乎民之道也。曰保享以保民也保民謂若保乎民也其民謂民也其也曰曰氏曰即前所謂欲前也。○呂氏曰乃相與重虐其民至於凡有所為欲耕則害其耕欲實則害其實無一能達所謂自為大不克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擊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夫之命

葉氏曰簡閱也如簡在上帝之簡曰氏曰簡釋也。張氏曰

慎其所麗則所麗者善也。曰氏曰上文言民之。○呂氏曰湯謹

其於底麗乃為勸民之本其民所以儀刑觀法而用勸也。曰氏曰

曰乃勸者君勸夫民也。○愚曰自湯至帝乙無不明其德謹其

罰言尚德不尚刑也故人心感之亦能用勸至于要囚斷獄

之際

要囚斷獄

殄戮多罪則刑當於理天下曉然遷善遠罪亦

能用勸

世民之入於刑者

縱釋無罪則天下嚮然知罰

不妄施善為可恃亦能用勸得民如此所以保天命也○呂

氏曰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騙以智力東以法制惟動

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愚曰

多方皆殷之臣民爾辟謂紂也○呂氏曰殷先王世傳家法

如此今至汝君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夫之成命陳

曰多方一也湯前用之以作民主紂不能用以享天命在所用者如何

○新安王氏曰此言殷之興

甚詳言其上甚夏蓋對殷遺民不忍言其失也

嗚呼王君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晉有辭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始布王命

或曰下文兩言嗚呼皆在王曰之下此恐解簡○夏氏

曰以詰辭而告爾多方。愚曰非天用意棄夏商林氏曰商

伯也取之而已乃惟爾桀紂之君多方亦夏之遺以爾多方之

衆大為過惡以計圖天命也桀紂肆行暴虐自以為足以制

民保國是以過惡而圖天命也秦始皇峻刑戮殺豪俊焚詩

書築長城以為子孫萬世之計所謂大淫圖天命不知天之

棄之正以此也。孔氏曰覆蓋也陳氏曰。張氏曰天罰之

盡有辭說與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同

乃惟有夏圖爾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聲之

呂氏曰集積集之積享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所

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

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亡。孔氏曰聞代也

。愚曰天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此桀之有辭于罰然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愚曰上說安逸也下說過逸也謂以過逸為安通指言安其
危利其蓄也林氏曰逸則過甚言其逸也猶言御中御也。呂氏曰約不監禁反於其淫佚又加逸為言其淫于紂
○蘇氏曰蠶繁蒸升也○張氏曰紂圖其政穢德升聞故天
降是喪亡○愚曰此紂之有辭于罰然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鄭氏周禮註曰聖通也○愚曰有通聖之聖周禮以知仁聖
義中和六德數萬民是也有大而化之之聖中庸言天下之
至聖是也此所言之通聖之聖呂氏曰若大而化之之聖者有
成然而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者在狂
之克念亦大而化之之聖也所以皆謂之聖○呂氏曰雖曰通

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聖王氏曰孟子曰無時莫知其心則
謂明念則雖聖而作狂克念則雖狂而作聖紂固無能改之事

而有可改之理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執禦故天以商

先王之故徘徊五辛頌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

觀其改焉林氏曰武王之所為即天也五年者意者武王未克約

之期五年蓋以約之無厭多可也而積其改過是乃

既心順然紂大為民主天曰為民曾無小善可念可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異毅

命尹爾多方

呂氏曰紂之改終不可待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葉氏曰

大動以威言天大譴告紂開厥顧天如顧諟天之明命之顧

罔堪顧之如乃眷西顧之顧唐氏曰開厥顧天謂人顧也陳

氏曰天求多方欲以代紂故動紂以威示有所驅除以開啓

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無足以堪天所顧。愚曰民承君者

也周王乃靈承于旅蓋民為邦本故善承承之而不敢失多

士言靈承帝事此言靈承于旅蓋文武之承民循其所以承

天也。○呂氏曰：德之重舉者，莫能勝文武之於德，實能勝而用之。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絕。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愚

曰：文武能承民用德，故可為神之主，可為天之主。陳叔山

得其友，二而無其類之謂其式如式是百辟之式。○呂氏曰：天不

言所謂式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蓋文武既足以得天，而天

理曰：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愚曰

謂天使其天相也是乃天之所以式教而用以休美天與以殷

之王命。長爾多方，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

之勢，逼汝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惟周王足以當之。今

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懷不靖，故何為也。明天命以銷

服四海，效雉之心，莫切於是。

今我豈敢多誥哉！惟天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

爾曷不夾借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愚曰今我何敢瀆於多誥蓋開爾之迷使不速矣自滅是我
大降與爾四國之民命也○孔氏曰忱誠信也○新安王氏
曰裕寬和也○愚曰爾何不去其懷疑不安之態忱信我誥
而安裕以處于多方乎○新安王氏曰夾左右輔之也介相
助也○愚曰又猶用又嚴辭之又謂治其君之事享奉也我
何不夾輔我介助我又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呂氏曰天
可輔之所與不可毀○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
治方與之周耳天之命者此○張氏曰爾多方欲保其位而享其
天命可不夾介○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
叛當漸其宅收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治爾田張氏曰言不
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爾王室以熙天之命乎○愚曰四
國順王室而不叛則我周之天命益廣大光顯矣

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宵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沈于正我惟時其教生之我惟時其戰要一匪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哉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違辜

愚曰爾受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靖由爾心未知自愛而然

曰以神言其說不勝矣周文乃曰由不自愛故爾乃不能爾心未愛衆加懲爾天地父母之

大安天命而妄生動指爾乃盡播棄天命自亂綱常爾欲人

信以為正蓋四國校殷叛以求與復自以為義也教生之謂

教之告之也○唐孔氏曰戰伐其國執取其人受其要而囚

之要識見○呂氏曰教告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如東征踐

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夏氏曰我降爾命謂今日所

降與汝之生命○呂氏曰若猶不循道不用我降爾之命則

將大罰誅之不可怨前日之恩貸此非我周執德不康寧

而欲播揚爾民人乃惟爾自速召辜罪而已棄德不康寧多
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乃不康寧之大者
反外周之討伐遷徙爲不康寧所以復出爲惡故每提而告
之

王曰嗚呼哉告爾有方多士登般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罔罔不克魚列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呂克爾惟克勤乃事

獄說見大誥○呂氏曰此章勅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
事告般多士足矣而復及於所有四方多士者蓋欲天下知
安商之本末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
職是也罔罔之於民有君道焉故謂之臣我監不曰臣我周
而曰臣我監舉其親於民也○孔氏曰越於也胥相也伯長
也相長者小大衆正之官罔罔小大衆多之正○呂氏曰罔罔

小大辨正。○林氏曰殷曰禮周曰年。○今稱祀者皆殷民故也。○林氏曰於齊伯小大多正之官實多。○商民之時就其象俊以長之乃安維祿之要也。○臬說見康誥。○

呂氏曰爾新民奔走服事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為不乂矣

林氏曰殷曰禮周曰年。○今稱祀者皆殷民故也。○林氏曰於齊伯小大多正之官實多

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度其有身自作不和者張氏曰謂

也爾多正當有以和之其有室家不相輯睦者爾多正亦當

有以和之○愚曰爾能和其人民則爾所治之邑政教脩明

是汝能勤於汝之事而盡職矣張氏曰自作不和爾惟和此備

也爾邑克。○明治國也

爾尚不忘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水力敗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愚曰此告多正以和之道也凶德即不和不睦者是也○

穆穆說見洛誥○呂氏曰爾庶幾寬綽破心不思疾于凶德

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穎若以俟之

消於觀感之際矣解曰曰張山夏氏曰省閱爾所治之品謀

所以介輔王室呂氏曰介無微也人精未立實業

謂長保其祿也林氏曰天子之六公卿大夫士又皆侯之臣

以福也矜者憫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又大介齊

爾蓋人君之賞順乎天也大介如佑賢輔德是也大齊如錫

之山川土田是也○呂氏曰啓迪簡拔置之王庭○陳氏曰

其在王庭而能尊尚爾所事者當有服事在大官夏氏曰謂

於成周○張氏曰此所謂大介齊汝也呂氏曰多士大商民

大義裁之此篇復以此為勸也蓋爾位者上之所命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余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余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余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爾乃惟逸維頗破多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也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汝爾土

呂氏曰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重之以威下之奉上曰享
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諾爾則惟不能享上○王氏
曰士治民者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效亦惟曰不享矣○

呂氏曰天威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如此則是放逸頗
僻大棄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為天
吏將致天之罰離遠爾土○蘇氏曰離遠徙之也夏氏曰

遷于成周而已○愚曰此章主告爾士而言爾多方探天之威意其
讓爾者非特於民也○曰以臣曰按世或以爾貴為爾政井士以之
今周公所言介齊之賞離遠之罰何也○周公之介齊天之所界
也周公之離遠天之所罰也○公何與哉其視爾者區區懲民以和
民以威者人不許然則正者之賞罰天也爾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諾我惟祇告爾命

三山陳氏曰多言以告非我主意我惟敬告爾以天命周之

得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呂氏曰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特書又曰所以形容周公惓惓無已之意○愚曰時指今日也○王氏曰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呂氏曰滌舊惟新自此可以洗心為善者不能敬于和睦之道猶復垂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商周同感

武王克紂交商政之時是一初也不能更始而為三盟之亂既失此初矣周公遷于洛是又一初也復由洛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書復與之作始是又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直無可言者矣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

備矣

無是心雖具舉政射不過布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而不知所統則去漢官脩文無幾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

愚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為名○孫氏曰立政在於任賢致治

以任官得人為言

呂氏曰此言言為治身固難其極王於甲
重之意也學之誠深長之德當於言外射之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采虎賁辨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克成哉

若曰說見盤庚○拜手稽首說見益稷○林氏曰嗣天子嗣

世為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唐孔

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

其事欲令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

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愚曰周公在呈曰我拜手稽

首告嗣天子今臨政以王天下矣此亦在成王初即位時前此

此為政在於用人用悉意以戒王曰三云○孔氏曰自常伯

至虎賁皆左右近臣常伯常所長謂三公○愚曰常任常所

任事謂衆卿○孔氏曰準人平法之人或曰常伯常所長謂三公

事乃其乃惟今折擊獨不及哉被與命召八公謂八公以
東西一伯鳳落後則長常由亦兼收伯之生意若吾互見

曰綴衣帳帳也如幕之掌令之類度實稱王之臣綴衣見如

賈氏按賈氏之類賈王氏曰綴衣者內侍之類賈氏謂綴衣者

唐孔氏曰周公復言而數曰曰曰曰美哉此五等之官乃立

政之本然知憂得其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夫競觀俊尊上帝迪知忱洵于九德

之行也

呂氏曰周公既數知恤者鮮復履履知者以告求賢任官世

主易嘗不謂此語然名為之而非實蹈之古之人允蹈乎此

者惟有夏也○孔氏曰競強顯招呼也恤信也○蘇氏曰夏

之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王氏曰無德惟人

林氏曰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人○愚曰用賢則天

職畢修天事畢治天民畢安夏乃欽崇天命而尊上帝曰用

賢則內可與之正心惟身外可與之立政立事
性所以事天此言正心精身以事天也
此言立政立事以事天也
○葉氏曰賢乃天生之以備其君使相與同
不謂之○王氏曰顯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大哉見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統名之則曰俊而所以為俊者則有

九德之別苟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號召賢俊猶無益也自皋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

乃敢告堯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必

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
或曰此上疑有缺文○王氏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愚曰或

論宅俊不一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愚曰夏之臣見其君於

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其后拜手稽首

首述規箴敬於后申之曰必能宅汝事牧準之官如此斯可
爲后矣宅人之要必謀以詢於人而以審其已用其大順於
德者乃可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吳氏曰彼夏之三宅皆用有德此乃三宅曾無義民謂其不
義之人指桀言也○呂氏曰由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往
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釐桀惟暴德是任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墜上帝之耿烜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斲邑
其在四方用不式克德

愚曰於夏言迪惟故於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孔氏曰越
於陟升不大也○愚曰釐理而治之也耿光明也事事物物
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成湯升陟王位大釐

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其天理即丕
釐帝之明命也然其本乃在於用宅俊而已○王氏曰三宅

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

者呂氏曰二俊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蓋謂養待用者也漢高帝嘗參
者陵平勃於身後之命而世之禍皆葛況歸院博允維於身後亦持

德心腹之任固宜預改其繼也○呂氏曰即就也所用之三宅

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
其名嚴敬賢者一語言一舉措惟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
俊而俾之自竭○愚曰商邑謂畿甸也其近而在商邑用協
和其邑謂賢者用而教化行故民俗咸和也其遠而在四方
用大法其所見之德所見之德即用協之德也謂四方觀感
皆效此協和之化也

嗚呼其在受德賢黜惟羞刑異德之人同于廢邦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廢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武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受德紂之德也。○啓發見康誥。○新安王氏曰善進

也有崇尚之意庶衆也。○習習熟也。○羞刑暴德崇尚刑威而爲

暴德者也。○呂氏曰無習逸德備諸罪醜者也。○德誥以暴德

爲德也。德言以暴德言。以暴德言。以暴德言。○林氏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國而

民莫不苦其惡害惟衆習逸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政而政

莫不底於廢壞。○無垢張氏曰暴之暴紂之暴若非所以爲德而衆

有君子之德小人有人人之德使人人而無德則其爲言暴也無味

而於仁義禮樂必變而從之。○暴德逸德固同氣相求也。○王氏曰衆

習之所以用非其人者皆本於躬有邪德故周。○王氏曰天之罰

之非遠而易之也。○故曰欽。○孔氏曰天使我周王有華夏用

商所受天命奄治萬姓。○至其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自然是謂

天理。○呂氏曰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而已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愚曰亦越言文武亦如湯也克知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

見灼然見之非髮鬚之見竟灼灼見互文也文武之知宅俊

皆曰心者蓋知其心然後可謂之知人也

呂氏曰三俊皆用未與事遇則庶幾不外

見惟文武灼見其心

故事上帝說見上文

商曰陛下不尊上帝

事天以實二天所共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或曰此言三宅大臣也立治民之長伯長謂諸侯之長伯如

二伯之伯即常伯也立政事之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

也牧即九牧也三宅非指三人而言蓋三種之職云耳凡治

民之長皆牧也凡任事之長皆事也凡刑官之長皆準也此

上既言立民長伯下又言牧乃摠之以作三事意者以牧民

爲重故詳言之然要不過三者之事而已

夏氏曰準夫不可專任

民當以仁政牧民爲事即準人也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九牧乃

自台商時而變也○愚曰此○張氏曰其職各有事焉故謂之作

三事謂三宅也○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叙不同

者明官使之際皆當極謹莫知所先後也

唐賁綴衣趣七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王氏曰此內廷小臣也○唐賁綴衣說見上文王氏曰前言綴衣

唐孔氏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掌贊止良馬贊綴衣亦與

○呂氏曰上三者素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唐孔氏曰左右

携持物器供用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凡

治事曰百司注王氏曰凡掌財曰庶府王氏曰若泉○呂

氏曰此內廷之百司庶府也下文表臣百司乃外廷之百司

愚曰內之百司庶府如三公九卿百官伯卿大夫卿人內司亦內

大都小伯藝文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愚曰此都邑及外廷眾職也○夏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內

之小伯也愚曰其地注小都

邑也。言大都公之采邑。王子與長。蘇氏曰。執藝以事上者。

呂氏曰。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在外之百司也。周禮大史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辨法者。

考焉。○愚曰。尹伯即藝人表臣百司。太史之長也。如樂正醫

師為樂官。醫官之長百司與太史莫不有長。舉長以見其餘

也。呂氏曰。九官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持見其名者。則皆有

人所易忽。如尹伯之類。其或與傷上心而見太史以典掌法。則

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維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

言凡有職位者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

士也。蓋長短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

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東微盧。丞三毫。阪尹。

王氏曰。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張氏曰。周禮大國

三卿下大夫五人三二十七人亞於三卿則大夫是也。按則

衆士也。○孔氏曰夷蠻夷也。○林氏曰盧微見於牧誓蓋西

南夷也。○孔氏曰烝衆也。呂氏曰烝衆蠻夷之名而其地微○皇甫謐曰蒙為

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蘇氏曰陽州都邑曰毫○孔氏

曰阪險也。○林氏曰言夷微盧之衆及三毫之地與九阪險

之地為之尹長者。林氏曰夷微盧為之尹蓋與夷之官。○陳氏

要之地或不以封諸侯而使王官治之是之謂阪。○呂氏曰古者廢

尹地志載王官所治者非一也特舉其重者耳。○愚曰尹伯舉其

長言之亞旅舉其屬言之互相備也。○張氏曰上而王朝都

邑外而侯國遠而典掌蠻夷之官皆得其人。○呂氏曰司徒

而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

也。愚曰文王未有天下制

未具此通序文武之官也。
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愚曰此言文王知人之本也。○陳氏曰常事乃事也可牧人

乃牧也不言準以乃事乃牧該之也。孔氏曰以用也。愚曰文王之能宅人本於能宅心出入無時者心也無以宅之則物慾交擾人之賢否孰從而辨哉能宅心則此心定靜昭徹人才洞照無遺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之官用其能俊有德者俊有德謂才德兼人也。林氏曰天下百官如此其能俊有德者俊有德謂才德兼人也。執要於上安得人人俯首聽乎故文王用宅心以上常事司牧而已三宅得人則天下無官不為其人矣。唐氏曰人君惟能擇三宅其下則各委之三宅者此。

文王用俊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愚曰此言文王任人之體也。呂氏曰九奏請訟訟所謂庶言凡刑辟訊鞠所謂庶獄九事繫利害以當戒懼所謂庶謹國家之事不出此三者。唐孔氏曰有司文者有司牧夫牧養之夫。愚曰之猶及也。呂氏曰三者各有司存豈文王所當兼惟付之有司牧夫順其用違或行或不聽其裁決而

已不言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
之矣○愚曰文王於二者非獨罔攸兼亦罔敢知罔兼謂不
以身侵其職罔知謂不以己意侵其權蓋既得賢則信任之
專也○王氏曰君道以宅人爲職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
有爲而爲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谷德以並受此
不不基

亦越說見上文○夏氏曰武王循惟文王安天下之功故於

賢才之有義德者用而不敢廢循惟文王安天下之謀愚曰

故文王讓故於賢才之有容德者從而無所違吊民伐罪惟

剛果者足以有濟故言義德謀讓遠非德宇洪大者不能

述故言容德文王行之於前武王率之於後故父子相繼並

受此大大之基業或曰武王德谷德皆文王之已用武王復用之也

臣等不才之類而已。陳氏曰文王統大統未集然武王得下
自故曰並受不整。呂氏曰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
之自其發用言之

嗚呼孺子主矣繼自今念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

呂氏曰周公既言文王其業之大故數而言孺子今既王矣

承此不其可不思圖之之要乎篇中累言孺子王矣深警之

也林氏曰向者周公未與不政舉直錯枉責在周公王雖無為可也今既即政而王在可不念哉自此而下皆無成于也。愚曰

人固不有初鮮克有終戒王繼續從今以往常常如下文所

言以用賢我者我其君也見君臣一體也。或曰大者為政

小者為事夏氏曰三十七止言故夫準人蓋前已詳論故世為舉此等之官也。愚曰灼知厥若

謂深察其所安也呂氏曰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乎下火順

非其所順者也人之於善善無飾其外而勉為者哉苟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不得而道矣道夏后之用不訓德是也

不乃俾亂相反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聲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久我受民

呂氏曰既深知之則當大使之爲治。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於天下則受之於先王曰受民者以其畏上帝思先王而不敢忽也。愚曰和謂和協於理無乖戾也。龍舒王氏曰一話謂言一事之終始一言則一句而已。孔氏曰末終也。彥說見太甲。呂氏曰於是不可使異意者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惟成德之彥是治是用以治我所受之民。愚曰相民謂右助之又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上文言察之之精此言任之之專

嗚呼子曰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主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謨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呂氏曰公數言子曰已受人稱美之言曾告我以孺子主矣汝何以稱此言哉。張氏曰守成之君尚文故稱文子文孫。

呂氏曰前旣言擇人以和獄謹惡猶未已復戒自今父子文
孫繼世者其嚴戒勿差懸于獄謹惟簡界止人使以正法斷
刑正理撥事所謂惟正其治之也。三山陳氏曰春秋共六官
是顯于獄謹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愾息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愾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呂氏曰前代圖任之得失既條列矣此又游言蓋忠愛不窮
故諱諱不已。愚曰前言有夏今言自古則不止夏爲然自
先代古人近代商湯當代文王莫不皆然。王氏曰繹如繹
繹謂躬其端緒。愚曰克宅謂任之當也又能從而細繹之
謂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
此乃所以作其心防其怠而使之治知之而後宅之宅之而
後繹之三者不可廢。蘇氏曰人有隱事而失其
外顯者故已字則後繹之。孔氏曰愾人

儉利小人也

狂氏曰儉人小有才而不知先王之大道自古至

商周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人者儉人不順于德

然非其心之所願與是使其君困窮在其世。呂氏曰君子

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用則降其國於暗滅王繼從今以

往立政其勿用儉人其蓋任用吉士以勸相我國家

勉也人主無他職惟以別君子小人之爲職國家之存亡常

必由之周公所以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而不自已也文武

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授以其惟吉士望成王召公進戒之

詩屢言王多吉士穆王命伯冏亦言吉士周家祖父所傳師

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於吉士一代之治體盡可識矣儉人

吉士之反周家家法之所最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氏曰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

文孫者蓋指成王也

王氏曰成王武王之文孫又曰文王之文孫

前言庶言庶獄庶謹

中言庶獄庶謹今獨云庶獄蓋舉其重者獨舉之

孫氏曰以

言則庶獄為重以庶謹對庶獄則庶獄亦重也

使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致嚴於典獄

牧夫之選也

其克詰

一爾

我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兵者刑之大者也既言庶獄故繼言治兵。愚曰詰

究治也。唐孔氏曰我亦兵也。愚曰詰我兵如數軍實練

材更講武習戰之類。蔡氏曰禹迹禹服舊迹也。愚曰陟

升也禹迹所及皆舊迹振作不使墮偷也。吳氏曰方行者

德威之動莫之禦過無往而不通也

或曰方謂方方如此

愚曰內而中

國外而夷狄無不懾服觀者顯而見之之意耿亦光也耿光

光之著也烈說見伊訓當時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兵威已振

復言此何哉蓋已治已生安易至死備以備祖業晉武平身詳
兵而五胡之亂繼起屠種宗得西河銷兵而藩鎮之禍再下
詰爾戎兵於治安之後所以顯耀文武之光烈而保其業也
呂氏曰或謂此言無無其人主事兵之要平日語戎兵非用兵也勿
誤無識也所以治民命詰戎兵以鮮禍亂於未諳六全民向之大者
惟九事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愚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可易者為
常人常人如穀粟無異味布帛無異文而養生者常用而不
可一日易初非有新奇之行變異之巧也呂氏曰常人與吉士
異名而同實

訥不能與小慧新作者幸長故世主觀於取合而治亂分焉周公所
以深教責於末章也愚曰常人言其體之不可易也言其用之休祥
也或曰言用常人於兵刑
之後以常人則能謹乎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弒敵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用中罰

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愚曰周公舉大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成王。三山陳氏曰蘇公能以武法而敬其所用之獄。愚曰以長我王國謂保育民命以保延國命也。○呂氏曰治獄者當以此爲式法而有謹焉。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創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呂氏曰周公既刑成王以擇司獄之職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述蘇公之事以爲萬世司獄之式也。○愚曰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重者故以此終焉。陳氏曰自詩

疑有

書卷之十